

金庸小說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in Yong's Novels



金庸小說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in Yong's Nove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in Yong's Novels
Copyright © 1999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7F-5, No. 184, Sec. 3, Ding-Chou Rd., Taipei, Taiwan
Tel: 886-2-23651212 Fax: 886-2-23657979
All rights reserved

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王秋桂

特約編輯——李素娟

責任編輯——李佳穎・鄭祥琳

美術設計——唐壽南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2365-1212 傳真／2365-7979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333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1999 年 12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新台幣 10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3813-6

金庸茶館網站

<http://jinyong.ylib.com.tw> E-mail:jinyong@yuanliou.ylib.com.tw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ylib@yuanliou.ylib.com.tw

序

丁巳歲

一九五五年香港報人查良鏞先生以金庸為筆名，在《新晚報》開始連載武俠創作《書劍恩仇錄》。陳家洛與香香公主的愛恨情仇，乾隆大帝的身世謎題，還有紅花會黨的呼群保義等，諸般情節人物高潮迭起，緊扣讀者心弦。隔年《書劍恩仇錄》刊畢，金庸之名已不脛而走，成為武俠小說界的新寵。

《書劍恩仇錄》只是金庸初試身手之作。以後十六年間，他再接再厲，屢創高峰。《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作，部部膾炙人口。金戈鐵馬、俠骨情心，傳說中的江湖世界是如此奇特瑰麗，不由我們不心嚮往之。尤其對映五、六〇年代海峽兩岸嚴峻的政治氛圍，金庸立足香港，創造了另一片書劍江山，更顯得難能可貴。這片江山一方面投射一代文壇的烏托邦欲望，一方面又緊扣臺海大陸的歷史情境；以世俗對抗正統，以說部否想教條，亦今亦古，形成了最不可思議的文學地誌。多少年後的專家學者順應西學，紛紛在主流現代中國文化、歷史裡找尋「國族寓言」，殊不知海外的金庸現象，早已獨樹一幟了。

一九七二年金庸的《鹿鼎記》完稿，次年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至此金庸一共創作了十五部作品。萬千猶在興頭的讀者，固然因此為之扼腕歎息，對金庸本人而言，卻未嘗不是明智之舉：急流勇退，原來就是武林的一大絕招。更何況金庸其實以退為進，立意閉關以修訂他的作品。十年批閱增刪之後，十五部三十六冊的《金庸作品集》問世，精益求精，自然引起轟動。

而這才是金庸熱潮的真正開始。金庸當年崛起香港，風靡海外，甚至引來學者如陳世驥、楊聯陞等都心儀不已。六〇到七〇年代，因為種種原因，他的作品在臺灣成為禁書。即便如此，各種改頭換面的版本，早已流行不輟。八〇年代的臺灣局勢丕變，金庸終於名正言順的光臨寶島，大受歡迎。但比較起來，金庸在大陸所造成的轟動，才真正讓我們見識到庶民文學的力量之

一斑。「毛文學」雷厲風行了五十年，那裡敵得過幾招倚天劍、屠龍刀，還有降龍十八掌？到了九〇年代，金庸已躋身學院，成為與魯迅、老舍、巴金平起平坐的現代作家了。與此同時，源出於金庸作品的影劇、漫畫、翻譯、電玩、有聲書、網站等種種媒體應運而生，而且無遠弗屆。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東方不敗、韋小寶等衆多人物事蹟，儼然已成為世紀末華人群體文化想像及實踐的一部分。

金庸「傳奇」於是演變為金庸「神話」：全球化的金庸、國粹化的金庸、經典化的金庸、市場化的金庸、奇觀化的金庸、生活化的金庸……。這些有關金庸的「說法」其實不無矛盾，但在神話的光環之下，居然合縱連橫，形成綿密的網絡。作為金庸神話的供養人及消費者，我們對其居之不疑，信以為真。而研究金庸神話的學問，我們謂之「金學」。近現代文學研究中有「紅學」（《紅樓夢》）、「魯學」（魯迅）、「張學」（張愛玲）。「金學」發展迅速，儼然已有後來居上之勢。

但神話何曾須臾離開歷史？金庸現象畢竟值得我們深思。白話俠義小說起自宋元，八百年來，綿延不絕。即至現代，民國前期的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金庸同輩的臥龍生、古龍、梁羽生，都曾各領風騷。而過去二十年間，金庸全集一出，所向披靡、盡得天下風流。這其間的消長，不僅見證金氏傲人的才華器識，也更說明他麾下一種文化事業——甚或文化工業——的機制運作，空前成功。不論是自動自發還是借力使力，金庸現象都提供我們一絕佳立足點，審視廿世紀下半段中國文學（後）現代化的得與失。如前所述，金學當然打破了正統文學文化的藩籬，但它是否已形成一種新的封閉體系？金庸的成就既已稱「空前」，是否也必須要成為曠世絕響？忝為金迷之一，我無意唐突大師。但金庸小說既以史識史觀見長，我們頌讚之餘，又怎能不自省本身閱讀的位置？

收錄在本論文集的二十六篇文章，恰可視為金學研究又一次的成果驗收。而上述金庸神話的威力與侷限，似乎也可在此一見端倪。這部選集分為五輯，縱論金庸世界的宗教與科學，愛情與人物，翻譯與版本，評論與結構，還有其影響文學與社會的意義。提供論文的學者從國學耆宿到科學專家，從當代小說名人到兩性理論先鋒，真可謂各大門派，齊顯身手。他（她）們立

意鋪陳的金學知識體系，既有天文地理，也有醫卜宗教，其他如武術技擊、歷史敘事、愛情欲望，乃至種種世路人情，無不包羅。有些題目也許點到為止，但金學百科全書式的架構，已隱然浮現。自魯迅以降，我們還看不到那一位作家可以號召如此規模的研究。魯迅學背後有國家機器撐腰，金學則來自民間出版業、媒體及廣大讀者群的推波助瀾。兩相比較，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文化與生產間的脈絡，竟已有跡可循。

話說回頭，金庸的學識文筆若非深有可觀，也不會贏得如此多本行與他行學者的青睞。在「宗教與科學」一輯中，金庸作品能召喚出許多觸類旁通的研究，即是一例。學界前輩柳存仁教授據《射鵰英雄傳》為本，指出金庸私淑《蒙古秘史》等史料，敷衍全書恢宏的歷史架構；他又追溯全真教在宋元之際與政治間的互動關係，龐徵博引，功力非凡。與柳文相互呼應的是劉南強教授論《倚天屠龍記》與明代摩尼教的關連。金庸雅好由民間會黨、教派入手，探尋市井草莽的政治及精神寄託，由此再次可以確認。此外，洪萬生以金元數學家李冶為焦點，討論全真教與中世紀算學的發展；林富士分析江湖武術及醫事的互相關照；Meir Shahar 追溯氣功、武學及金庸武術的發展；還有曾志朗、莊瓊如從表意符號系統描述金庸世界的認知能量及情緒反應，都令我們一開眼界。

金庸在揮灑刀光劍影之餘，尤善寫情。楊過與小龍女的情深無悔、令狐沖與任盈盈的好事多磨，不過只是最明白的例子，已足令人驚心動魄。傳統武俠小說一向渲染英雄色彩，少有如金庸這般，對兒女之事細作文章。金庸不只寫純情癡情，也寫畸情無情。貪癡嗔怨，均由情字而起，一部《天龍八部》，恰可作如是觀。比起古典言情說部冠軍《紅樓夢》，金庸作品遠乏那種超脫智慧，但癡男怨女、生死以許的連台好戲，仍頗有與晚明「情教」種種，互通有無之處。本書輯二中張小虹、黃宗慧二文均採西方精神分析學觀看金庸人物的情慾癥結。自戀相戀，戀物戀人，寫來頭頭是道，如能對中國傳統情欲學的幽微論證，再加琢磨，成績當更豐富。同理，陳益源專治金庸人物的不倫之戀，一樣也有續可發揮的餘地。輯二中另有陳芳英、呂宗力、及危令敦三家，就美學、語言學及倫理學的角度，分論金庸人物造型。他們由俠與情的辯證擴及其他審美及社會教化、言說的層面，取法乎上，論辯亦自可觀。

本書第三輯介紹金庸作品的翻譯現況及版本問題。金庸在華人讀者群中的盛名，早已見知於他國漢學界；英、日等主要語言譯本，近年陸續問世。但翻譯金庸豈是易事！武俠世界的種種玄通，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又何況是以他國語言逐譯。除此，金庸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浸潤，在在考驗譯者功夫。劉紹銘、賴慈芸、John Minford 都是譯界能手，由他們現身說法談論翻譯金庸作品的得失，可謂此其時也。劉與 Minford 以《鹿鼎記》為例，對該書所可能產生的中西文化認同及讀者反應的差距，均表示了保留的態度，語重心長。另一方面，金庸的作品歷經連載、單行本、盜版、修改重版等過程，已多次脫胎換骨。論金庸小說的版本，不僅在於追本溯源，也更在於見識其人其作自我提昇的痕跡。林保淳是臺灣武俠小說版本學權威之一，Christopher Hamm 是美籍金學研究的新秀，他們的議論及對話，足可見證金庸版本遞嬗間的美學及歷史動機。馬幼垣重新發掘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三人當年報上以文會友的掌故，則堪稱彌足珍貴。

金庸作品也觸發了評者對其文筆丰采的興趣。識者早已指出金庸文辭典麗，成為新白話文的範本。本書輯四的文章續對其敘事特徵，再加定義。大陸學者陳墨比較《唐吉訶德》與《鹿鼎記》異同，對兩作顛覆中西俠情說部的實驗，多所著墨。馮其庸細談《笑傲江湖》，看出太多有關政治、人性的微言大義，一邀讀者會心微笑。另外，張大春與廖朝陽為金庸小說的結構是否離奇鬆散，各作建言。張是專業作家，憑一己心得及對傳統敘事學的研究，提出內行人語。廖則根據佛經要義及西方文論，力證金庸的形式特徵，直指他內容、義理上的公案。廖以《天龍八部》為例，出入作品各個層次，為其大開大闔的「傳奇」架構重新定位，是本論文集最具思辨深度的佳作之一。

論文集最後探討金庸作品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嚴家炎談論金庸的遊走雅俗之間，為文學及文化史的述寫投下新的變數。胡小偉則就金庸筆下「顯性」及「隱性」的社會，思考正／邪、朝／野、俠／盜、文／武等傳統社會架構的生剋；行有餘力，他亦對現世社會價值的移動，多所抒發。Robert Chard 上溯草莽綠林譜系，以金庸為集其大成者。黃錦樹則為金學的社會影響作出「否想」。他認為清末、五四以降新文化運動的啓蒙及平民化主張，可能並未由菁英作家及學者實現，反由像金庸這輩俗文學作家代行其是。百年來中華文化花果飄零，引來多少鄉愁浩歎；在新儒家文化復興建設事倍功半之際，金派

武俠作品卻悄悄「靈根自植」，意外結出奇花異果。

這本論文集的出版，無疑為金庸作品經典化發展，再下一城。換個角度，菁英學者願意為這屬大眾的武俠傑作鼓掌背書，也代表了現代文學研究視野的又一擴張。一個世紀的中國紛紛擾擾，文化與政治上俗雅正邪的替換，快如電光石火。歷史敘述不及之處，小說取而代之。我們是從說部的千言萬語中，淬鍊家國想像，安頓人我關係。從世紀初魯迅的「呐喊」、「彷徨」到世紀末金庸的「笑傲江湖」，從感時憂國到快意恩仇，多少人事興廢，盡付滄海一聲笑。論中國現代性的曲折發展，可以如是！是為序。

目 次

王德威序

第一輯◎宗教與科學

1. 《脫卜赤顏》·全真教和《射鵰英雄傳》——柳存仁 3
2. Fact or Fiction: Ming-chiao (Manichaeism) in Jin Yong's *I-t'ien t'u-lung chi* 倚天屠龍記——Samuel N. C. Lieu (劉南強) 43
3. 全真教與金元數學——以李治 (1192-1279) 為例——洪萬生 67
4. 武俠世界中的醫者——林富士 85
5. Martial-Arts Fiction and Martial-Arts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Qi* in Jin Yong's Novels——Meir Shahar 105
6. 認知能量,情緒指標與一心兩用
——金學中的認知心理面面觀——曾志朗、莊瓊如 141

第二輯◎愛情與人物論

7. 問金庸情是何物——禮物、信物、證物——張小虹 153
8. 他不看她時她在嗎?——以《天龍八部》中段正淳身邊的女性為例談自戀、戀物、攻擊慾——黃宗慧 181
9. 金庸小說人物的「不倫之戀」——陳益源 207
10. 絶世聰明絕世癡——《笑傲江湖》中的藝術與人物——陳芳英 221

- 
- 11.人間何處無小寶?
——試談《鹿鼎記》中的粗口與韋小寶的形象塑造 ——呂宗力 237
- 12.楊過和他的問題——危令敦 271

第三輯◎翻譯與版本

- 13.《鹿鼎記》英譯漫談 ——— 劉紹銘 295
- 14.Louis Cha through the Translator's Eyes ——— John Minford 305
- 15.Translating Jin Yong: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 Sharon Lai (賴慈芸) 355
- 16.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 ——— 馬幼垣 385
- 17.金庸小說版本學 ——— 林保淳 401
- 18.Creating Classic Literature: On the Revision of Jin Yong's *Sword of Loyalty* ——— John Christopher Hamm 425

第四輯◎小說評論

- 19.《唐吉訶德》與《鹿鼎記》比較初論 ——— 陳 墨 449
- 20.《笑傲江湖》總論 ——— 馮其庸 469
- 21.離奇與鬆散——從武俠衍出的中國小說敘事傳統 ——— 張大春 499

22.《天龍八部》的傳奇結構——廖朝陽 519

第五輯◎文學與社會

23.文學的雅俗對峙與金庸的歷史地位——嚴家炎 543

24.顯性與隱性——金庸筆下的兩重社會——胡小偉 553

25.Grass-Roots Militarism and its Portrayal in the
Novels of Jin Yong ————— Robert L. Chard 573

26.否想金庸——文化代現的雅俗、時間與地理——黃錦樹 587

圓桌座談——俠之變，俠之反—— 609

後記—— 615

附錄

「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簡介—— 623

「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議程—— 624

「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名單—— 629

「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暨工作人員名單—— 636

金庸生平與著作年表—— 637



第一輯 宗教與科學



《脫卜赤顏》・全真教和《射鵰英雄傳》

柳存仁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摘要

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是他的一部較早的作品，也是當時一開始就受到讀者注意的力作。它的熱鬧的情節，曲折變換的場面，後來又曾經攝成電影和電視劇，所以不止有廣大的讀者群，還有廣大的觀眾。

做為是小說故事，《射鵰英雄傳》涉及的真正史實，也包括了蒙古人未滅女真人在華北統治的金國和偏安在東南的南宋之前，他們在荒漠草莽高原的各種活動，他們的不出世的領袖成吉思汗怎樣征服和統一蒙古各部族而被舉做大汗，蒙古大軍的遠征西域花刺子模，蒙古和金國之間的聯絡和最後無可挽回的衝突，這些情節都可從一部音譯蒙文旁注漢解的《脫卜赤顏》（舊鈔本叫做《元朝秘史》，現代譯本叫做《蒙古秘史》）裡找到重要的、新鮮的線索。本文用了很嚴謹的態度解說《脫卜赤顏》的書誌學方面的背景，和小說如何巧妙地去利用那些資料。

小說裡寫出江湖上的俠義人物有多少複雜的派別和恩怨，還有超出在各派之外的全真教，也跟那些江湖上的活動有許多藕斷絲連的關係。全真教自係歷史上道教的一大支派，後來蒙古人在中原立國之後，它的信徒在道教的許多支派中更成了一枝獨秀之勢。但是全真教的教旨和活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教主王重陽死後，他的門徒們為什麼接受金主的宣召？丘處機為什麼認為只有勸導成吉思汗才能夠拯救中國在苦難中的老百姓？這些繁複迷離的問題，本文也都從史料裡尋出了一個客觀的回答。

一

《脫卜赤顏》(*Tobča'an*)是蒙古文獻中紀錄早期蒙古民族在大漠裡遊牧生活的情形，從他們的遠祖神話和傳說時代的故事講起，直到征服和統一蒙古各部族成為大汗的成吉思汗(Chingis Khan)和繼任大汗的窩闊台(Ögödei)¹後來的事蹟，包括成吉思汗的西征和窩闊台的滅金。這部書最初書寫的時候，大約是用蒙古化了的畏兀兒文(Uighur script)寫的，那個本子早已不存了。後來見到的，有兩個系統的本子。一個是十卷本加兩卷續書，所以叫做十二卷本，另一個是十五卷本。兩個本子所敍的事蹟，大致相同，但是十二卷本的安排，比較複雜。它的正文是蒙古文字的漢語譯音，旁邊用細字注出漢文的意思。由於時代的關係，那樣的漢文我們現代人仍是不容易讀的。但是它的每一節文字後面，又用細字注上總譯(有的時候總譯只能說是撮譯，它會比蒙語原文或漢文旁注漏去一些瑣細的描敍)。這樣的全書共有二百八十二節，最後的一節撰書的人還說明了寫作的時、地，態度是很認真的。另一個十五卷本，沒有正文的漢語譯音和細字注釋，僅有總譯，這是這兩個系統的本子在體製上不同的地方。兩種本子的書名都是漢文《元朝秘史》，近代做研究的文字或新的譯本多數已稱它做《蒙古秘史》，是因為它所敍述的事迹其實發生在蒙古人征服了金朝和佔領了不少南宋的領土後建立的元朝之前許多年緣故。這個《元朝秘史》的名稱，可能是明初的人鈔錄這書時加的名字。清乾隆間的錢大昕撰《補元史藝文志》(1791)，卷二有《元秘史》十卷，又《續秘史》二卷，他說這書：

不著撰人。記太祖初起，及太宗滅金事，皆國語旁譯，疑即《脫必赤顏》也。²

這個「國語旁譯」之本，不論是刻本、影寫本或鈔本，看來指的多數是十二卷本。錢大昕疑心這書可能就是《脫必赤顏》(*Tobiča'an*)。同卷另外一

1 這是《元史》裡草稱的太宗。《元史·太宗本紀》的譯名是訶格德，此從《新元史》及一般通史用的名稱。《脫卜赤顏》裡稱斡哥歹可汗。

2 《潛研堂全書》本，或《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本(上海：開明書店)，頁8406。

條《聖武開天記》，錢大昕釋云「中書平章政事察罕譯《脫必赤顏》成書」。又一條《太宗平金始末》，又釋云「同上」。《元史》裡叫做察罕（Chagan）的一共有三個人，這裡指的是《元史》卷一三七說的察罕本傳，說他在皇慶間（1312-1313）曾奉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這個《聖武開天記》和後來的《皇元聖武親征錄》可能是一部書，³ 內容和《脫必赤顏》當然有關係。但是兩者恐怕還不是一部書。王國維（靜安）先生《觀堂集林》卷十六〈蒙文《元朝秘史》跋〉云：

此本卷首書題下，有「忙豁倫紐察脫察安」二行（仁按：王先生說的是十二卷系統的本子，特別相合的是王先生故後，1935年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的那個影元鈔本，因為那裡面有王先生提到的顧廣圻的跋文的影印真迹。但是王先生大概不曾見這個後來歸涵芬樓並且收入《四部叢刊》的鈔本，不過顧氏的這個跋，也收入他的《思適齋文集》卷十四。此外，清末葉德輝刊印的另一個十二卷鈔本，也有此跋，卻略去最後的署名和時、地。），曩顧千里跋此卷，以為撰人姓名。余謂此即《元朝秘史》之蒙古語也。「忙豁倫」即蒙古，「脫察安」即《元史》之《脫必赤顏》若《脫卜赤顏》。

按，此原著卷一書題下雙行注「脫豁倫紐察脫察安」（「脫」「察」二音間又注更細字「中」字）。近賢治蒙古史的人俱已同意它是書名，拉丁化譯音為 *Mongqol-un Ni'uca Tobča'an*，我們就不用多贅了。王靜安先生續引《元史·虞集傳》，說「有旨修《經世大典》，集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已。」這件事不僅見《虞集傳》，也見《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紀四〉，至順二年（1331）四月，諫止的人是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王先生舉《虞集傳》做證據說：

案，既稱國書《脫卜赤顏》，則當文宗時，此書尚無漢譯之本。乃《察罕傳》言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

³ 這是洪煨蓬（業）先生的推斷，參看 William Hu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1951), p.470。

書，俱付史館云云。考明《文淵閣書目》卷五有《元朝秘史》、《續秘史》各二部；卷六有《聖武開天記》一部。則察罕所譯與虞集所請，自非一書。緣《聖武開天記》既宣付史館，且至明初尚存，則與虞集國書之目，塔失海牙不傳外人之言，不能相符。疑元時自有兩種《脫卜赤顏》，其譯為《聖武開天記》者，殆即今之《元聖武親征錄》，而虞道園所請以修《經世大典》者，則今之《元朝秘史》也。⁴

《脫卜赤顏》的流傳問題，是很複雜的。⁵ 我現在僅引用靜安先生這篇短文，說明錢大昕的舊說還不能做為定論。好在金庸先生在他的大著《射鵰英雄傳》卷末附的〈後記〉裡，既說小說裡歐陽鋒不懂《九陰真經》中的怪文「哈虎文鉢英，呼吐克爾」等等的設想是得了「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這些怪文的啓示，⁶ 我們對他這部著名作品裡參用過的不少記述蒙古人開國時期的這部重要史料，在有關的範圍內也不能不稍加說明。

我們上文說這個漢文舊譯本《元朝秘史》的本子有兩個系統，現在不妨把它們的情況再具體地說一說：

除了專門的學者，譬如藏書家、考證家、版本和書誌研究的專家之外，一般的讀書界的人知道有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問世，都是由於清末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的流通，原書 1896 年刻入袁昶輯《漸西村舍彙刊》裡，用的是張穆校本的十五卷《元朝秘史》，張校收在楊尚文刻的《連筠移叢書》(1847) 裡。這個十五卷本是只有總譯，沒有蒙古音的漢字，也沒有漢文旁注的。其實連筠移本，也並不是十五卷最早的本子。最早的十五卷本，曾鈔入明永樂初編的《永樂大典》元字韻，從卷五一七九到卷五一九三，卻正是十五卷。清乾隆間錢大昕藏的十五卷本，就是他設法從《大典》中鈔錄出來的。顧廣圻為十二卷本的元鈔本《秘史》撰的跋說：

《元朝秘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即從之出，凡首尾十五卷。

4 《觀堂集林·附別集》第三冊，《集林》卷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765-766。

5 看本文註 3 引洪煨蓬先生的書，可知其較詳細的情況。洪先生這篇長文的下半，很細密地舉了不少假設的意見，這些洪先生也說都還是有待於證明的。洪先生此文雖然是四十多年前的著作，據我的研究蒙古史的同事羅依果教授（Dr. Igor de Rachewiltz）說，仍是研究《元朝秘史》的流傳最好的一篇文章。

6 金庸，《射鵰英雄傳》第四冊，《金庸作品集·8》（香港：明河社，1976），頁 1621。